

宁波好书

文学视域中的袁可嘉

——读《沉寂的洪钟：九叶诗人袁可嘉》



高奔 绘

童银舫

2008年11月8日，袁可嘉先生在美国纽约去世，享年88岁。一颗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着绚丽光彩的星星，划过浩瀚的天际坠落了。他的光亮，曾经照亮一代青年学子，为我们打开一扇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窗口。

他是一位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人。

2009年10月31日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、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“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”。会议认为，袁可嘉不仅是格高品清、胸怀宽广的诗人，还是著作等身、桃李满天下的翻译家和教育家。

2009年11月8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了“袁可嘉辞世一周年追思会”。

2022年3月30日，《十月》杂志社和慈溪市人民政府在线上举行了“斯人可嘉：袁可嘉先生与新时期中国文学”学术研讨会。

据我所知，到目前为止，除了单篇的论文，以书籍形式问世的关于袁可嘉的研究论著有四种：《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》《斯人可嘉——袁可嘉先生纪念集》《袁可嘉研究》及刚刚出版的《沉寂的洪钟：九叶诗人袁可嘉》。

《沉寂的洪钟》，方向明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卷首有照片10页18帧，另有袁可嘉漫画2帧，分别为丁聪和高莽所作。有代序2篇，分别是余光中的《袁可嘉，诚可嘉》、谢冕的《他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》。正文有导言《他长在了中国新诗的年轮里》，主体有14篇，然后是《袁可嘉年表》。附录一篇，是袁可嘉女儿袁晓敏和袁琳撰写的《三言两语话父

亲》，最后是《后记》。

如果说《袁可嘉研究》侧重于袁可嘉的学术研究，那么《沉寂的洪钟》则是一部袁可嘉的文学传记，而且是在文学视域中的文人传记。它的对象，不仅仅是一位诗人、文学翻译家和西方文学研究专家，还有文学流派、文学现象、文学批评和文学交流。

方向明的写作，完全是出于爱好，或者说是出于一种责任。10年前，他任职慈溪市文联主席时，为研究袁可嘉、宣传袁可嘉、纪念袁可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。2013年10月，慈溪市成功举办了首届袁可嘉诗歌节活动。此奖为《十月》杂志社与慈溪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，每两年举办一次，分设诗学奖、诗集奖、翻译奖，每奖只选一人。至今已举办六届，成为当代诗坛颇具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文学奖项之一。此后，在他的推动下，崇寿镇在袁可嘉故居创办了袁可嘉文学馆。2014年10月，他主编的《斯人可嘉——袁可嘉先生纪念集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这是目前唯一的袁可嘉纪念文集。所以，方向明说：“大概有十来年了，我时常待在袁可嘉的世界里出不来。”

于是，他花了两三年时间，写成了这本书。

书中的多数篇章，曾在甬派文艺频道和《慈溪日报》副刊上陆续刊出，吸引了众多的读者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如今，书一出版，我又从头至尾拜读了一遍，仍觉得很新鲜。作者近年的文字更加收放自如，敞亮通透，又紧扣主题，内敛深刻。

他在本书《后记》中表明了自己写作的角度——站在读者一边。这是他的高明之处。现在的出版物铺天盖地，而真正能吸引读者、让读者喜欢的书却越来越少，能让读者如痴如醉、不忍释手的，更是凤毛麟角。据我所知，方向明为了写好这本书，阅读并购置了大量与袁可嘉有关的书刊。袁可嘉的著作（包括翻译作品）大都有了，“九叶诗派”的书也大都有了，有的还不止一种版本，报刊上相关的文章和资料也搜集了很多。如果想写篇博士论文，应该不难了。

而我通读《沉寂的洪钟》后，发现除了《导言》里有一条注释外，全书竟然找不到另外一条注释。这与当前其他的人物传记迥然不同。我并不反对使用注释，尤其是在文史作品中，注释能解决不少问题，诸如文献出



处、不同说法、作者的说明等。但在当前的出版物中，尤其是学院派的著作，注释的滥用让人生厌，这也是低估读者智商的体现。方向明反其道而行之，恰恰说明他一方面是尊重读者，另一方面是想用更多自己的语言进行写作，而这种语言是经过独立思考与判断、材料的消化与提炼，而不是东拼西凑、人云亦云，从而达到行云流水之效。

袁可嘉是著名的现代派诗人、诗学理论家和诗歌翻译家，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诗。方向明在写这部传记时，自己定性为“这本书不是传统的、一本正经的传记，写法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，是按照认知的顺序，站在读者的立场展开的”。他说的“一本正经”，我理解为常规，“不是一本正经”，即非常规，也就是突破常规。他以14篇的专题，从读者感兴趣的话题或认知的先后，娓娓道来，引领读者进入袁可嘉的世界。首篇写袁可嘉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活，接着便是“九叶诗派”的产生渊源及袁可嘉的诗歌创作，然后是袁可嘉的翻译及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。核心部分则写了与袁可嘉的创作、学术和生活至关重要的朋友圈：西南联大恩师卞之琳、联大同学许芥昱、穆旦，流亡在重庆时期的学弟余光中，以及长兄袁可尚。第三部分写袁可嘉在家乡求学，关心家乡文学青年。最后介绍的是他的家世和《袁可嘉年表》，极具史料性。

袁可嘉的诗歌创作“少而精致”（赵敏俐语），“他的诗歌创作立意高远，意境空明，而且诗韵极为精美”（谢冕语）。我们曾经搜集过袁可嘉的诗歌作品（包括未刊稿），约有50首。《九叶集》仅收12首，《半个世纪的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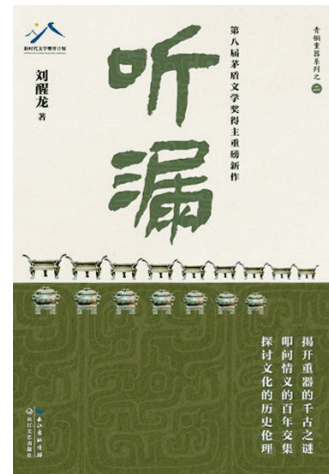
印——袁可嘉诗文集》也只收录31首，这本由袁可嘉生前亲自编选的诗文集，将发表于1941年7月20日重庆某报上的新诗《死》作为第一首诗（未收诗作，只在附录中列目）。而方向明根据曾祥金的最新研究，提出刊于1935年第6期《宁波中学生》上的《奉化江上一瞥》，才是目前发现的袁可嘉发表的第一首诗，他当时在宁波中学初中部求学。方向明还纠正了袁可嘉晚年回忆文章中的一个笔误，把宁波中学说成了在甬江畔，其实是在奉化江畔。

方向明认为，袁可嘉的诗，总体上可分为两类，一类“向内”，偏向于内心思索，如《沉钟》《母亲》；另一类“向外”，偏向于揭露现实，如《冬夜》《进城》《上海》《南京》《北平》等。尤其是一些城市诗，充分体现了新诗的“现代性”。

我是袁可嘉先生的超级粉丝，并有幸得到过他的关心和指教。因乡谊和文学的缘故，交往20余年，他的学问、道德，以及对家乡的感情、对晚辈的关爱和提携，真可谓山高水长、春风化雨，令人受益终身。袁先生去世后，我曾写了怀念文章，收入方向明主编的《斯人可嘉》中。《沉寂的洪钟》中《带着闪耀的青春归来：袁可嘉的故乡情》一文对此进行了叙述，并配了我与袁先生在我家的合影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又发现了一个细节，袁先生给同乡诗人俞强写有50多封信，而给我的也有47封之多。这些书信，将来可编入《袁可嘉全集》，也可将袁先生的书信单独出版，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。

当然，如果能把《袁可嘉年表》扩展到《袁可嘉年谱》独立问世，那又将是一件佳事——期待方向明或其他学者能够完成。

荐书



《听漏》

作者 刘醒龙
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
日期 2024年7月

“你们那一代人的爱情能扛起重器，我们这代人的爱情只能背个爱马仕包。”这句话出自省博物馆讲解员王燕之口。《听漏》布局繁复，重重叠叠，一个故事延伸到另一个故事，“小玉老师”的故事是其中之一。所有故事的主干，皆与楚地考古研究相关。作者刘醒龙，曾获鲁迅文学奖、茅盾文学奖。

小说开端，作者用黑色幽默的喜剧笔调，描述了楚学院各办公室独具趣味的命名：楚馆秦

楼、楚因对泣、楚才晋用、楚云湘雨、四面楚歌……看似风趣的命名背后，其实暗藏玄机。随后，西周、东周时期的一座大墓出土，小说就此揭开序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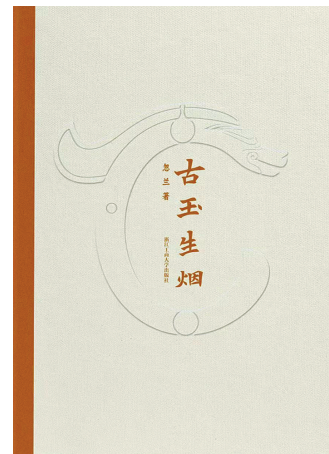
主人公马跃之是研究古丝绸兼漆器等杂项的学者，在以研究青铜器闻名的楚学院，他本是边缘者，而曾本之率领的团队才是嫡系。这一次，马跃之却要承担起考古重任。曾本之为何在这时选择退休？是谁给马跃之投递了一封用甲骨文撰写的“马上告之”的神秘信件？马跃之为何多年来远离青铜器学术，刻意隐藏自己的才能？小玉老师的临终遗言到底是何用意……

谜团接踵而至，渐渐地指向20世纪60年代乃至更早以前的墓葬、文物收藏和鉴定等事宜，牵涉家族秘闻。“考古考古，考的是古，答的是今”。

在这部小说里，有一个特殊的职业，叫“听漏人”。夜深时分，听漏人独自在幽暗街巷逡巡，凭借一根铁棍和敏锐的听力，他们能比科技仪器更迅速地发现地下管道的渗漏之处。尽管如此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，这个职业已经逐渐式微，书中说，全国的听漏人加起来还不到20个。然而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听漏人，成为解开各种谜团的关键。

据说，听漏人有很多需要恪守的职业行规，其中一条：一天只能说十句话。因为，所有夜里发生的秘密，都不能宣诸于口。有一些敬畏，存在于人心。

（推荐书友：林颐）



《古玉生烟》

作者 忽兰
出版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日期 2024年8月

中国人对玉似乎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结，春秋交替，岁月难追，玉从来都没有变。新疆作家忽兰收藏古玉20年，所积累的点点滴滴，酿就《古玉生烟》一书。书分为上下两卷，上卷主要介绍老和田玉的产源、籽料、韧性、色相、温润度等专业特性，具有原创性、知识性、揭秘性。下卷则通过各个朝代的珍藏，揭示每一件玉器背后所蕴含的玉璞、玉情、玉神、玉趣、玉缘、玉魅。

釜玉而鉴人。忽兰在后记中写道：“和田玉肌理的特征是这样的：内敛、内收，收住的是绵密、交织、内蕴、浑厚、脂份、精华被涵养，散发的是柔和的珠光。”在中式美学里，人和玉的品质是高度一致的。

玉是朴拙的，朴拙如素石。忽兰在《白玉》一章中谈到玉界流传甚广的一句话，“十籽九裂”。一块生动的籽料上，不仅能看见白云絮的结构，还会发现玉肉里沧桑的老裂。那道裂纹，怀揣着“天戴其苍，地履其黄”的秘密，证明了前世今生的来路——用数亿年时间修得真身，细密毛孔被覆。所以看见一块玉上有天然的僵、石花、沁色、水线、死裂，先不要嫌弃它。人和玉相遇，互为滋养。人呵护保养玉，玉潜移默化修正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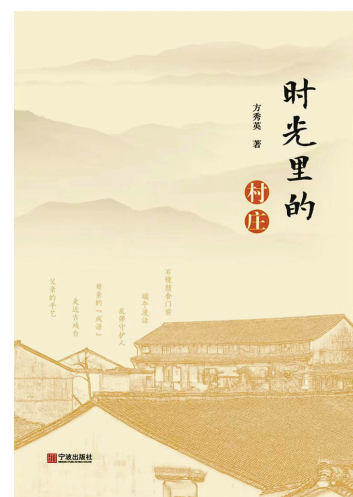
玉，更要经得起雕琢。籽玉埋在深深的河谷里，上面的花纹和颜色源自天工。出土后要通过浮雕、圆雕、立体雕、透雕，浑然成型。作者在书中回忆了自己和唐小姐闲庭信步聊雕饰的经历，雕一枚玉石，七分天意，三分人意。《三字经》里就说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”。沿着时间的脉络，雕琢的岁月之刀，从未停止。

“她一直保持着专心讲自己想要讲的故事的定力。读这样的文字，也会跟着一起变得沉稳、安心，屏息凝神全情投入，一起感受一个内心宽和的精灵行走在大地人世间。”评论家艾翔这样形容忽兰。

（推荐书友：沈伊帆）

温暖而厚重的乡愁

——方秀英《时光里的村庄》读后



赵淑萍

“天下旅游，宁海开游”，宁海是一个令人心仪的地方，不仅有灵山秀水，还有丰富的人文底蕴。自宋以降，叶梦鼎、胡三省、方孝孺、董保喧、柔石、潘天寿等名人耳熟能详。前童古镇的小桥流水，浙东大峡谷的清流飞瀑，许家山的沧桑石屋，都引人入胜。

但作为一个外客，对宁海的印象还是碎片化的。阅读方秀英《时光里的村庄》后，脑海中就有

了一个立体的、多元的宁海，无论是从地理坐标还是从时间轴上来看。而且，这个宁海活色生香，有颜色，有味道，还有温度。

作者是从宁海大山里出来的女儿，那个叫“山上”的村庄，其实是“山藏方”。方孝孺当年罹灭十族之祸，其家溪上方被毁，同族方克浩逃难至山上匿居，于是，保留下方氏的一脉骨血。作者从“山上”开始，带着读者进行纸上的行旅，如下畈村、梅花村、平岩村、葛家村、眠牛山、王爱山、前童、白溪等，告诉你这些地方的文脉故、风土物华。因为她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及对故园家山的熟稔，所以文中满满都是干货。她钩沉历史，告诉你那些时光深处的故事，比如，平岩村的植棉往事、山洋村的革命事迹、一市曾经的繁华、王石磊的“八一大台风”。

读《石镜精舍门前》一文，很是动容。笔者也数次去过前童，却从未去石镜精舍。这曾是个闻名遐迩的书院，大儒坐镇，才俊云集，书香萦绕。如今，仅有方孝孺手植的几棵古柏坚强地屹立着。“中厅立着方孝孺先生的雕像，满面尘埃，上悬‘人间正气’匾额。”看到此处，我心戚戚。那是对圣贤的景仰，

也是对斯文之地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痛心。

作者描述乡村振兴、“千万工程”中乡村的勃勃生机。比如网红村大佳何镇葛家村，“走进村里，浓厚的乡间艺术气息扑面而来，忆耕馆、仙绒美术馆、和美院、贝壳园……这些报道里出现过的景点在眼前完美呈现。这里的村民非常热情，很多院子是敞开的，游客经过，会热情相邀，纯朴亲和如家人。”在作者纵横开阖、驾驭自如的讲述中，人们心灵的距离愈来愈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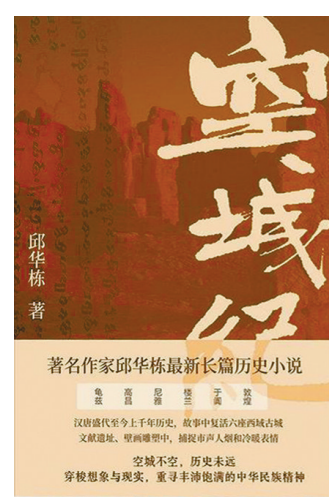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的父亲是一位手艺人，一生走南闯北，早年在宁海深山为乡民打造雕花木器，后来到甘肃、青海等地从事佛像雕塑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作者也酷爱绘画、雕琢等，由此滋生的是对非遗的浓厚兴趣。她赴前童行会，观察鼓亭、抬阁、秋千。她探访古戏台，调研干床制作。还采访了不少非遗传承人，如“克隆”古戏台的葛招龙，守护宁海平调的唐洁妃、叶全民，凭着记忆整理白蛸乱弹剧本的陈孝渊等。非遗是真实的历史见证，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认同。关注那

些濒危的非遗项目，为它们发声，本身就是一种传承。作为一位文学老师，她在地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方面下了相当的功夫。

宁海美食众多，记得有一次我去桑洲看油菜花，品尝了麦饼和青麻糍，齿颊留香，余味悠长，这也是我心仪宁海的一个重要因素。书中有专门的美食章节，描述了鲜美的长街蛏子、清香的青麻糍、清醇的番薯烧、热腾腾的冬至圆、昔日农家厚实的十二大碗、爱心甜点炒粉糕等，这些美食中有亲情、乡情。写到美食，作者那纵横古今的笔顿时变得纤巧、细腻，文字触动了我的味蕾，同时也勾起了几时的记忆。

整本文集，字里行间是浓浓的化不开的乡愁。亲切平和的讲述中，蕴含着作者对故乡的殷殷深情，同时，不乏新颖的视角和巧思。

作者和我是志趣相投的文艺友，也是开放大学系统的同仁，我和她共同任教《地域文化》课程。《时光里的村庄》既有一定的文学性、学术性，还有鲜明的地域特色。它是温暖的，也是厚重的。



《空城纪》

作者 邱华栋
出版 译林出版社
日期 2024年7月

生于新疆、长于新疆，邱华栋《空城纪》是为自己的一生献上的一份宏大作品。《空城纪》是他以六年时间完成的最新

长篇历史小说，借助诗性语言和绚烂想象，让读者回到遥远的西域世界，重寻龟兹、尼雅、楼兰、敦煌等西域古城的历史传奇。

全书包括龟兹双阙、高昌三书、尼雅四锦、楼兰五叠、于闐六部、敦煌七窟共六章，叙述了六座古城遗址的故事。小说中的古城故事，都延伸到了当代，主人公亲临废墟，和这些地方发生了深刻的联系。

读者可以看到这六座西域古城在故事中复活，一座座废墟被还原成宫殿城池，一个个人物从魏晋隋唐史书、从壁画雕塑中走了出来，他们有了表情，有了冷暖，他们的生命被瞬间照亮。《空城纪》以蕴含中华文明密码的历史事物为线索，穿插多种视角，讲述神秘遥远的西域故事，复原一段段被风沙和时间掩埋的历史。

作者站在废墟之上，在历史的回响中，重新发现丰沛饱满的西域远古精神。他说：“在书写小说中历史主人公的时候，我更侧重于描绘人物内心声音的肖像，鲜活的历史人物，让位于那些背景式的、脆薄的、窸窣的、尖锐的、尖锐的声音，以此来表达他们在汉唐盛世中发出的元气充沛的初始强音。”空城不空，历史未远。（推荐书友：励开刚）